

書



平播全書序



古者明王慎德四夷罔不
率俾學者類能言之考于
傳記雖不力與之爭而柔
武之節亦未少廢如大禹
之序西戎文王之討昆夷
豈止荒服是營岨嶮用兵

固有之矣。為其臣者載筆
綴文。曲盡揄揚。後世誦而
傳之。使其文獻無徵。傳聞
寡信。則何以稱焉。漢世班
固。王充之流。稱述祖德。每
歎息于光藻之易渝。雖大
小不侔。即其力專。故實能

有推本斯亦其次矣

本朝威德甚盛于夷狄。尤慎
用兵。然桀驁不馴者未嘗
逋誅記述類多可攷

皇上承迓

列祖之休命。神武繹宣。凡有兵
事所向成功。如朔方烏夷

始非不哆然卒為大僂談
者更以為美曾不數年又
有平播之役僕守北邊每
見廷議播事為之太息迨
上決策討賊起少司馬李公于
家督諸路兵每有奏記傳
報四方讀者皆驚以為意

深密而知機要賊不足平
也不數月而成功踰年僕
來受事訪公之遺謀餘事
吏言是書僕取視之書凡
六種首奏疏次咨文次檄
次書札次批詳次雜文軍
中之事略具梗槩云吏曰

事初起時蜀故久不知兵
凡微發租調文符如雨下
至魚鹽竹葦之微小小事
宜靡不草創行之靡然為
駭郡國承風十不得一又
鮮有佐者徒操空言以逞
遁心夫獨割可以持斷而
孤翮不能搏空使公之謀
計遂行殺之靡不如意于
功也尤易矣是編也挂一
漏十微者不能著之書小
者又不能詳然運一方之
宜馭無窮之變機微疑難
斟而味之于涵涵之中昭

灼以行非古之哲人惡能
若是曩者漂說聲聞得之
景嚮今也據其籍求其故
人或能言事猶可識也世
之人藉是書以觀公之大
業猶之求影于燈取潤于
河斯其不遠矣故表

明聖之光靈存勲伐之遺烈睹
四夷之明効塞兵事之機
權章成能之有要彰彰睹
已初策播事唯

上一意討賊又一意惟公計是
用公所

請奏議盈前如石投水數年以

米

君臣相得未有若此之盛者也
即有苗可格矧於逆酋故
光靈益遠公之用兵意略
多竒違覆無幾當權立斷
卒莫有難之者可操券而
責也故勲伐自隆南羗部

落唇齒是資蚌鷸以族殷
鑒在眇孰不寒心是銅標
古鼎之文西南所永戒也
故夷心可戢觀公所為文
大如奏白小而書記記若
不窮皆能橐籥此所謂智
勇俱進者也即兵法數十

家可以並行故機權足辦
國家用兵四夷成功之速無
播若也其說略已著之于
篇從而禪之事操首尾言
尋倫脊倏如蒼素倏如笙
芋彼紛紜者孰不齧舌而
退焉是崇此而成違之而
敗此亦議事之大較已故
能事益顯僕蚤與公游雅
推其才媿不足以盡公姑
明其略云耳吏曰藉如公
言倘無是書豈遂泯泯乎
僕曰否否傳有之所見異
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倘信而足徵莫之能易矣
吾論公書貴其見聞而信
也書有胤征甘誓雅有采
薇車攻其事不過征討戍
守之常使在後世必且湮
沒無聞唯作者親見當時
用兵之美曲極物情鬱然
比于典則故不徒託之空
言孔子信之至如輓近事
迹雖蕃各陳私臆不以為
時事而以為一家之言匿
瑕增妍天下舉而笑之亦
何益之有故得其實雖綿
遠可以昭盛典飾其偽即

衍博祇以起群疑衡續在
心耳目難掩此鴻藻之所
承而雅志所願識也其孰
能廢之乎播為

本朝僅有之事是書言無不
實故文無不遠非以之為
有無而不能不有也既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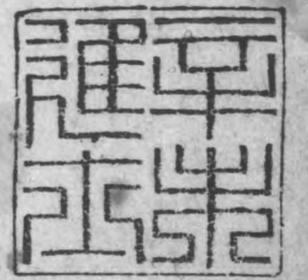
諗吏因使論而籍之

萬曆辛丑孟秋之吉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奉

勅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
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左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新城王象乾撰

三才圖會



平播全書叙

上之二十有八年御史大夫兼

司馬督府李公帥師平播

已馳露布獻俘

關下

上嘉悅令從公次第諸文武功

及區畫善後事成備䟽俱

上諸大夫以

公經略西南文告檄書與
先後諸疏皆足詔來祀垂
不朽也以屬守南大叅王
君編次為卷凡十五鏤成
謂不佞悌久在行間與觀
其感不可無言以矣其端

悌也不類曷足識

公之大獨念是書也鳴

主上中興之盛錄平蠻將吏之
功備矣出師才百十四日
闢兩砮二千里封疆奏二
百餘年所未得志於西南
夷盛事紀之太常自有

國家祚土分茅彞典媿矣
公也不自功且無樂人鳴
其功亦何庸叙唯是玄機
睿筭石畫淵猶所繇速于
忘績足以泣鬼神而舒
宵旰者有其本之文檄不載
也得日奉幄籌不披吐萬

一以彰往鏡來嗣茲何攷
焉夫靈武之師朔方以靖
玄菟之捷屬國以全播不
聞乎而敢送顏行雖其井
觀岨負哉然猾酋也豈自
給若爾固有恃矣今天
下曷易言播也易曰高宗

伐鬼方三年克之以商道
赫焉中興舉一鬼國尚淹
三年孔父所謂備也史稱
楚頃襄王遣莊躄略巴黔
漢武帝遣唐蒙開夜郎然
躄即王滇自為聲教蒙入
笮關猶閉昆明唐之南詔
乍臣乍叛罷赦中國蓋漢
唐之盛已然矣楊端取播
于南詔而世守之八百年
來未以易也無論宋元即
我

明運方開

皇稜大抗百蠻君長重足嚮風

日所出入之邦靡不獻琛
納賚然傳潁川率二十四
將軍南下善闡其所削平
自段明而外無聞焉鎮黔
馬都督燁威龍羅夷不獲
自完首領正統間麓川之
役用兵五十萬三往十閱

年而思祿猶據孟養嘉靖
初思田之役始剿終撫而
盧蘇竟遁天誅令藝威關
為西南夷觀哂播酋覘之
所自送也白石口而後震
黔楚危三川脫復滋蔓諸
蠻生心滇南數千里非

國家有矣此豈小故也哉

公弱冠魁海內振鐸梁魯
稱絕唱入貳罔政銀臺旋
以中丞節撫遼至則有鎮
武之捷馘首虜千數進貳
司馬于是
公文武兼才為世推轂無

兩矣移養歸來東山之望
勃勃中原以播之弗靖西
南鼎沸

主上採輿望特從田間起
公授總督川湖貴州節得
便宜行事

賜尚方劔偏裨以下不用命

者誅以徇文武無大小遠
近惟部署兵馬錢糧器械
惟調度

公廼提三尺擁六傳建三
藩節制于錦水之陽賊揣
且剿又欲張威挾撫也遂
屠城戮將渝州且空城以

避勢甚岌岌

公陽為詰責緩之而陰積
糧治器程量軍實選將集
兵課期分路計定方移節
渝州登壇誓師八路徂征
時賊欲衝突乎固未易矣
悌由洮河來度棧閣遵錦

江延見父老旁及輿皂言
播甚悉罔不人人難播也
謂婁山諸嶽五丁莫開海
龍固高千仞難躋似以徒
費兵力終歸一撫耳悌曰
唯唯否否及抵渝侍公吉
語日聞捷音狎至首知名

渠魁非獻首轅門則稽顙
戲下破關克峒如振落莠
蒙則何也

公膚敏豁達急戎機則倚
馬數檄坐策千里當窾會
披狐兔則魁結跼躡弄羅
蠻長爭前驅先徵調則秦

越滇廣齊魏燕士奮戎行
治芻餉則舳舻銜尾絡繹
肩馱効飛輓犒卒伍則牛
酒魚鹽薪蒸糗糒充宿飽
拯疾厄則醫藥湯散金創
疫癘濟緩急壯軍威則五
帥貳師八路斬關揚羆虎

聯兵勢則總一監司軟血
誓盟申要束而又陷陳摧
鋒縣重賞破關克壘崇世
官大將受餌褫厥職貳師
觀望責以死中軍勒限取
其元賞信若萬尸及躬罰
必若三尺在頸至于二帥

壁後閱月未拔不難移前
兵攻後指萬金使貪所繇
連拔二城盡成俘馘尚有
逸於䟽外者總之太虛無
物空洞有容巖巖下似不
可攀決決萬頃不可淆轉
圜善任搯縱有神所以本
也故自出師訖賊平䟽數
十上檄百千下隔千里而
面譚洞幽微于觀火軍法
穰苴之嚴綜理武鄉之密
宅心子儀之寬決策晉公
之斷納降曹彬之仁而文
章肖謫仙勛業紹衛公又

其家世淵源由來者遠也
昔淮陰謂漢高曰臣多多
益善今播之役兵逾二十
萬分之八路相雄合之遮
攻蓄銳繇斯以推曷難百
萬多多益善奚以尚茲存
茲法也夷無橫已是聿口也
焉可無傳也竊觀

國家威靈遠軼漢代漢時丞
相多自列侯出塞大馘唾
手萬戶流光史冊不謂濫
觴

令甲文階不侯茅土之爵亦
時有之威寧等封雖以首

虜靖遠世祚寔自征蠻粵
考靖遠誓詞思祿所服也
未幾輒渡金沙以攻猛密
石爛江枯問之水濱耳自
公平播百蠻君長狐兔含
悲鯨鯢不波唐文綏之外
國宋斧畫之餘邦無敢越

志詎直拓地二千里哉傳
頴川而後無功矣成功之
後

公歆然若無屏居苦伏深
自摧剝疆吏上重事又憑
牀裁定之痛嚴懷慈往往
以鼻魚之感發悲愴之調

至令人不可讀

國為竒勳家為死孝

公之謂矣酬勩有無奚知

焉第西南之人謳唵肖象

引領

國恩我

皇快于志而託重眷留督府圖

其難為封疆不朽其不遜

烈麓川也明甚則開國山

河以慰西南半壁為

公拭目之望也不筮矣若

曰師保我

公四世其同曉前事也何

庸尸祝焉昔周大夫為宣

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
曰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公也以之又曰文武吉甫
萬邦為憲以豫齊遼蜀
之又曰吉甫燕喜既多受
祉有戎

聖明在

萬曆庚子嘉平四川等處
提刑按察司按察使中鄉
張悌謹序并書

取

平播全書序

播州故牂牁地介在川湖
貴竹間扼險盤據舊矣唐
乾符中楊端者取播地南
詔世官茲土歷我
朝率衆內附遂以宣慰茲州
領二安撫六長官如故大

都視爲徼外部曲取羈縻
而已迨至裔孫應龍憑累
世資驍雄黠武

國家嘗倚之起戰功乃不勝
床第杯酒之昵戮及無辜
諸夷落重足上變告諸不
法事先後勘論有年議者

引匈奴雖強不當漢一大
縣語否則謂洞蠻苗棘蟻
聚棊布我且東西多事有
如以尺檄定之何用觀兵
欲假勦以堅撫而酋不聽
欲乘撫以圖勦而酋又不
聽是用撫與勦兩無當酋

益駕驚

天子赫然震怒起

御史大夫兼司馬李公田

間總三藩師假便宜

賜尚方劍從事公聞命乘傳速

驅之時我兵未集綦江勢

若累卵遂爲酋所乘兩裨

帥力戰死勢張甚川以東

諸郡邑無不人人惴恐公

曰今日之不利視白石飛

練百倍不一大創之何以

釋

主上西顧憂乃移鎮渝州部署

文武將吏刻日誓師分八

道破重關以造首計無復
之父。子相對泣。下退保海。
龍圍賊衆各鳥獸散。八道
兵圍困數重。設雲梯仰攻。
健兒孫升直擣其穴。首乃
雉經死。俘妻子戚屬若干
人。以獻播。遂平。夫平播之
策。人不能言。即人人不能
言。言口撫者。嫌于玩寇。示弱
而言勦者。苦于枵腹空拳。
中牽外掣。訖無定畫。他姑
無論。即大將中尚。有欲重
以事權假之數年者。公陽
爲文告。緩之。而陰治餉調。

兵羽檄四布遠近戒嚴惟
斷乃成則裴晉公之平淮
蔡也首據險設伏如虎負
蝸假令舟中無敵則一夫
當關安能得志公廣布間
諜運以神機久乃懷疑空
關不守謀以代戰則杜元
凱之破吳人也往者數戰
失利首且謂我易與公善
用靜靜於泰山公善用動
動於流泉故一傳諭而首
不復窺碁再誓師而首不
敢拒關三詰責諸將而首
遂授首軍中破膽則韓魏

公范文公之宣威西夏也
渠魁旣殲脇從諸夷苗悉
置不問募民實塞畫井張
官起瘡痍存新舊一切善
後卽憂且病直鯁鯁然爲
千百禩建不拔則諸葛武
侯之表出師班定遠之語
任都護也蓋公天才玄畧
如有神授以故將兵二十
餘萬行師才百十有四日
而諸所指畫省若括轉若
樞易若摧枯料敵形如觀
火故有所建

請若指掌若面談是以朝上夕

下

天子不待三賜問而卽報可公
志益發舒其治軍益明肅
毋論練卒蒐乘廣儲蓄稽
尺籍申賞罰轉怯令強因
形爲勢卽細之醫藥米鹽
衣被履屐之間靡不得其
任以故取事易而徵效速
也嘗攷

明興將相之業相爲用者率
推靖遠新建乃忠毅詳而
少遜于文非公比也至若
詳而文文而鴻爽足以宣
明其意惟文成爲最而公

其埒之抑又聞公少喜言
兵已而敷歷中外振鐸梁
魯薦登八座卽羽書倥偬
中雍雍鎮以儒雅由斯以
談公之所就業經緯如日
星何論輝映

昭代卽言甫之憲萬邦何讓焉
公以宅憂歸矣然公之功
在勲府勞在程書根本之
計在內地訃謨在邊陲方
今縣寓多故行且

召公建鼎鉉之業以光贊
中興之盛治其利于
社稷寧不弘多彼靖遠新建有

社稷功其大用由經畧蠻夷起
今

天子神武日紹法

祖宗成憲不靳重典以酬勞臣

以公之鴻伐彪炳乃爾行

當胙茅土盟河山視靖遠

新建而三也猗歟庶哉文

耀後在行間經紀轉餉首

功之事每受蒞幕府稟仰

最悉聊撫耳目所睹記論

述其大都如此如曰公之

功高燕然遠甚夫夫才不

益堅若直爲斯集糠粃耳

則文耀何所逃罪

萬曆辛丑春四川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
察司僉事管分巡上川東
道兼整飭兵備沅陵張文

耀頓首謹序

平播全書序

萬曆庚子夏播州平是役
也

天子威靈實式承之乃總督經
略則

御史大夫兼司馬李公先
後戡定悉出雄裁用是羣

策羣力得受指麾以成厥
功貽西南永賴夫文武惟
憲滅此朝食大略也誓師
越月掃蕩千里大績也開
疆拓土百世安攘以紓

宸衷大忠也略以底績績以懋
忠忠以不朽大業也勦勛

銅柱輝耀史冊良有以哉
越明年

公上其事尋以制行守南
大叅王君謂此不朽者功
公所書記方略載焉彙而
成帙題曰平播全書不佞
仲佳曩在行間日奉指授

未睹大全茲讀之未竟因
嘆

公之謀烈遠而運用神也
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公其以之先是賊酋憑險
負固荐食不軌識者蒿目
夜郎非黔蜀利會當事之
議與

廟堂之策互持衡決乃至白石
飛練酋始無撫法已賴
天子宵旰西顧起

公總督三省提兵勦之介
時力言勦者僅什之二三

亡論兵馬儲餉百未備一
卽文吏武將誰堪任使又
酋乘我不備擁苗綦江陷
城殺將計且東下甘心重
慶噫吁危哉敗局是虞顧
安所得勝笑耶幸

公從會城傳檄賊中賊果
如計退而自守

公乃移節駐渝議兵議餉
議吏議將議攻議圍議諭
議謀議賞議罰種種不一
大都計定而後圖先勝而
後戰真所謂微乎微乎至
于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

聲者以此不數月間材官
騎士八道如雲器械芻粟
谷量飛輓蓋正正堂堂有
先聲焉乃以歲之正月誓
衆發師續遣偏裨據扼要
害及各監紀棊布星馳俄
而大將進俄而監軍進俄
而餉道進又俄而總監理
進紀律森嚴進作有法二
月而兵集三月而進攻四
月而斬關五月而攻圍六
月之朔而賊平九月而善
後之策次第漸定三省八
路咸于公受成焉始也區

畫之詳旣也殄除之易守
女脫兔兵法宜尔然非
公沉幾内朗神明四達則
不及此矣

公秉心塞淵訏謨獨宰不
可窺測今卽全書所志若
贊

廟謨若宣

威命若條利害若析情形若誓
大衆若傳諸檄

公卽倚馬萬言援筆立就
然古壯猷石畫徃徃無以
踰之若乃鼓壯士之忠肝
慰幽魂之義膽散虺蜴之

羣視梟獍之魄真有可泣
鬼神驚風雨動天地馴鱷
而格豚者至其謀賊爪牙
謀賊腹心卽兩陣對開彼
已不知

公坐得于千里外飛令示
之奸回吐舌而賊入我窰

互疑反戈書生可以先諸
將驕將可以得首功我之
貪詐可使賊之舟中爲敵
鼓舞顛倒誰知端倪我夫
尺書而賢十萬之師指畫
而定千年之計乃知
公之用或不盡于書書之

紀或不盡乎

公之用然火較已若此矣
因是而思

國家西南之區若麓川之難
歷十有七年用兵五十萬
財賦半竭天下僅立石金
沙而思祿竟逸以方之播

孰雄與險且酋白頭舉事
蠹我腹心什百倍之

公取而平之若發蒙振落
其所減縣官金錢及留赤
子膏血宜何如此其功倍
王靖遠又寧什百計耶昔
武侯出師二表有謂讀之

不泣下者非人憲宗以裴
晉公用兵以來憂勤悉付
史館公今全書行且錄之
金匱則後人之頌而傳者
當與漢唐兩公並爛也不
佞弁言何足爲
公重

萬曆辛丑季夏四川等處
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兼
按察司僉事管理分巡整
飭播州兵備臨汝徐仲佳
頓首謹序

四

未
二
九

書